

廣快書卷三十

西湖何偉然仙臞篋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讀五胡載記

歐陽于玉元本

楊用修曰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
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
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
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通鑑乃省其文徑

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微名。味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健。繼晉受命。此其應也。歐陽生曰。當世舉業家。雖通鑑亦厭倦全編。惟看節要。何知史書。又况他史。今觀張玄羽所論著五胡牛馬之說。與用修先生所引合符。而後知通鑑史書。亦不可盡信也。則是書匪但初學捷徑。其爲大雅洽聞之助多矣。愚故不嫌複贅。備錄于此。以相印證云。

太原苻氏之役。費渾天婦死之。劉淵怒訶喬晞。稱引天道。而北地涇陽之役。魯充義士辛氏貞女。劉曜亦知嘉歎。可見吉凶順逆之理。貞義之性。不以戎狄而有異也。奈何以中華共主。而折辱之。以行酒洗爵。執戟執蓋耶。此千古帝王之

恨也。胡不相畏。不畏於天乎。咄咄聰曜。以男戎
勝晉。恣睢一逞。而以女戎自敗。荒淫蚤促。始則
毀手斬準。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死掘淵墓。斬聰
尸焚燒其宗廟。亾何曜亦以醉被執。劉氏殲焉。
二十六年事業。轉盼成夢。而兇殘暴酷。作戒千
古矣。胡鬼大哭。百里聲聞。地下有知。固不虛也。
寧不亦匈奴悔而司馬快耶。

甚哉石虎之性殘也。軍中勇幹策略與已侔者。
輒方便殺之。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阮斬士
女。少有遺類。如此穢惡腹腸。豈純灰三斛所能
浣耶。戾氣之積。是生兇忍。方且怙恃其強。欺太
雅。情情不足留種。而矜我家父子。非天崩地陷
無愁也。詎知將家子年二十餘。便欲殺公。焚燒
慘酷。親父爲虎牽衣絕帶。感孫發病。天崩地陷。
卽在乃家父子耶。殺人子多矣。抱子弄孫之樂。
那可便得。究竟幼兒嗣立。受旣又一子弘。不憂

心腹而憂四肢。寧獨勒也。且夫虎背兄卵翼之恩。而天之假手以報。又在其所翼而長之。冉閔。天道好還。亦巧矣哉。

慕容廆翼戴晉室。有翰倡議于初。又有處士高詡。將軍魯昌。從臾之。如出一口。故諸胡獨鮮卑爲晉外籙最久。姚弋仲戒諸子曰。自古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必歸晉。當竭盡臣節。毋爲不義之事。英雄豪傑之士所見略同也。劉琨書

招石勒亦持此說。勒恃其強無所藉。晉雖以送母之恩。恣然不顧。方且自詡開基。方二劉之間。不知身死未寒。一假手中山子弘。廢身夜座。再假手蘭陵。而石種遂殲。助順殃逆。天道神明。寧或爽耶。張玄羽謂慕容先世有大功德。故子孫蹶而復奮。不若諸胡之一敗塗地。斯言當矣。堅之不戒。鮮卑羗羯。亦猶晉之不戒五胡也。洪之所以興。卽堅之所以敗。堅但知晉長江之險。

不足恃也。抑知我九十七萬之衆，亦庸足恃乎。顧國遠來，自送其死，開讐便隙，一敗塗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福德在燕，羣起箕尾，掃東井，申胤黃泓，爪蓋皆已見於十年之前，蓋莫非天意耳。按史，王猛卒，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姓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可權權偃武修文。稱武侯遺旨，明年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鬚髮

爲白，遣侍臣分巡問民疾苦，蓋猶凜凜乎有善終善成之戒焉。乃滅涼分代，高句麗新羅皆遣使朝貢，自是遂怙其富強，鏡然有混一四海之心。夫恃勝之難如此哉。雖以景略蚤見預防，卒未如之何也。

元魏自捷至宏，六君傳世，賢明然多殘忍好殺，故亦多不令終。且閨門內率無女貞之利，其能以安靖造福者，獨高宗文成濬耳。孝文獻聖醜

粹不減宋儒。拓跋之業。斯爲極盛。照耀圖史。乃南朝歷代所未曾見。此時天地文明之運。不在華主。而在索頭。宜文中子以正統歸之也。然日中則反。魏亦自是始衰矣。

按函史云。倚盧死。子弱。部落分散。孫什翼捷寬厚。得衆心。又壯勇。爲衆附。爲秦王堅所得。後亾歸。擊匈奴。別部居之。爲庶子寔君所弑。秦誅寔君。而分代爲東西二部。珪母賀以珪依西部庫

仁而居。庫仁不以廢典易意。謹事之。庫仁死。國亂。衆推珪爲代王。破劉衛辰。盡有河南諸部。徙定襄。時苻秦破裂。并代諸州郡已復爲慕容燕矣。藏書云。健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張玄羽載記乃云。世子寔妻賀。有遺腹子。而健命之名。又云。庫仁子顯欲殺之。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弟染干欲害之。賴珪母言而止。太元元年。諸部大人共請于賀訥以歸。彼此

互異。故並載之。

姚弋仲狷直。居然長者。南朝士義罕見其儔。子孫兩世英雄。國祚與苻秦相較。雖盛衰有間矣。而歷年僂過之。蓋老羗之詒燕乎。必死可殺。忿速可侮。襄之敗。自犯兵法所忌。至於苻堅大舉代晉。舉國皆知其不可。獨萇與垂力贊其謀。固非族異心之驗也。乃鉅鹿之死。失在鉅鹿。不在萇。萇遣使謝罪。猶未及叛。而堅怒殺其使。是分

明激之使叛也。萇有詞矣。堅之始終爲萇地也。始資之。便終授之名。萇固不義。堅亦兩分其過焉。幽魂飲恨。鬼卒入官。死萇夢寐中。惜不能以此說破之也。

勃勃暴虐。宜不永世。然審勢料事。智略不凡。所以亦成草竊。西涼二主。與蒙遜始終相阨。曷內自治。而慎守以能敗。遜款乃反。是何則不亡。李暠之於燉煌。俸檀之於姑臧。其乘便等耳。而曷

受業。命檀以貨市。高固僂勝之。僇檀以馬牛得
姑臧。其得不勞。旋而輕以失之。其失亦甚易也。
三伐北涼。一勝再敗。遂以顛復。大抵僇檀辯慧。
然每欲僥倖。而不能審勢。樂都之奔。銳氣盡矣。
加以熾馨伺間。左右肘掣。可輕動乎。孟愷之諫。
與尹媼之言。並續命之藥。而兩俱不受。吾未見
檀之愈於歆也。韋宗之稱。旣其文。未旣其實。得
無過歎。羅仇之事。呂氏忠孝大節。無愧古人。然
猶曰君臣之分。差定耳。若夫男成効忠。段業至
不顧其弟。此際頗難判斷。乃業竟殺之。徒自爲
兵質。以中蒙遜之計。豈不悲哉。

子雄立班。選賢高義。不滅宋穆。卒爲厲階。子班
之賢。亦足附衆矣。而竟殺其身。此事以觀。而後
知延陵之風。卓犖千古。胡康侯之說春秋。未嘗
無縱以虛名自悞。本欲化家爲國。卒乃敗國。亾
家不死先墓。冀倖於走。見誚道福。智愧其女。馬

封倉庫以待王師。而引繩戮尸。亦不免焉。道
不與縱。借奮成旅。齒劍相偏。空散金帛。愕眙
猶臂。蜀之存亡。安許我爲俘。杜瑾不亦懼死之
甚耶。夫死者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譙縱當悔其
初入淵。不深馬。就恨不殉忠。所事道。福當無訶。
以應譙縱之反唇于地下也。

古今夷夏之興。未有不憑天運者。戎狄雖天之
驕子乎。然推嚴父之心。必不肯助不肖之孽。俾
撓正嫡。奪象賢明矣。奈何以漢魏來。累席強盛
之中國。而劉淵一呼。聽曜繼之。如霜風捲穉。曾
不留行。而石勒而慕容鮮卑。而苻氏。而索虜。拓
跋。相次。蓮會。爭雄。割據。堂堂中夏。化爲狄庭。而
苻生五尺。匿袴不號。儼乎冥漠中。偏假助之也。
豈帝真醉。而天不可問乎哉。噫。天非假助于胡
也。中國之化爲胡者。類相台也。夫中國之擯胡。
果徒以其屏居廣莫。椎結侏僂之陋耶。毋亦以

三綱五常。所以柱維天地。而彼蔑之耶。如曰。惟結。休。僞。陋。而非我族類也。卽叔季之文章。視洪荒。不啻繪矣。何後世聖人。輒有太上之思哉。孔子何以欲居九夷乎。推其以綱常之蔑。不齒焉。則夫號爲中國者。固必上之五典。慎徽。下之五品。克遜。而後可相賢也。而乃有大謬不然者。自今論之。胡之猾夏。皆始于劉淵。夏之爲胡。亦豈待牛繼馬之符于什翼健哉。在昔周幽王時。犬戎。葢嘗入伐矣。誰實撤其藩而延之。非嬖褒。縱慝之爲祟耶。彼召寇。雖申侯。要爲宜曰。故也。賞私勞。而忘驪山之恨。甘忍魯戎。與共戴天平。非與聞乎弑耶。然則赫赫宗廟。負宸南面。謂非一犬戎之賊子可耶。自是而鎬京禾黍。東輒不西。謂鞏洛之天下。非疆以戎索可耶。唯然。故繻葛之矢。可以中桓王之肩矣。唯然。故鼎可問矣。隧可請矣。唯然。故衛之宣。齊之襄。陳之靈。中冓之

言不可道矣。唯然。故魯之輦。陳之佗。蔡之般。許之止。齊之崔杼。田常。君父尊親而可加之刃矣。夫此莫非中國也。攷其行事。有異匈奴冒頓之爲耶。然而金隄未潰。賴有魯史筆削一編。亦曰空言在。而實旣彌。庶幾猶有望乎爾。奈何繼以秦皇燔書。漢高馬上。而滄海橫流。遂莫能拯耶。故兩漢治功。非不熾焉可述。而自有制度。未免雜夷。辟陽董偃之汗。函首之賜。曾是爲總持風

教之主哉。自劉敬獻和親之議。而公主遠嫁。已世世締爲婚姻之嗣矣。又况日殫著忠誠忠誠於大漢。而發壁賊斥。乃出華歆名流。至於犯蹕抽戈。徒欲斬賈充以謝天下。而猶不能也。狂瀾至此。華夷之界。何則不紊乎。然則短坦之踰首。宮掖。次朝著。不但如辛有見披髮野祭。公孫彌牟聞效夷言之料。而土已腥矣。行已禽矣。陸已沉矣。而馬援又處羗於馮翊河東。魏武又處氐

于秦川。處并州。諸胡於六郡。毋丘險。又處句驪。於榮陽。橫決隄防。大招豺虎。令彼羣衆。懷挾怨。讐伺噬嚙之便隙。而其中秀傑如劉元海輩。得交游我名士。誦習我書史。拓其心胷。資其智略。蠢獷侏僂之陋。日漸于文。然則綱常彝教之蔑。我既無賢於彼。而詩書文史之華。彼又且頡頏。於我。試觀劉淵之訶喬晞。石勒之責敷王衍王浚。姚弋仲之誚讓石虎。與夫慕容段氏之翼戴。

晉室苻堅之治。秦拓跋諸帝之治。魏尚得以夷狄視之哉。若乃雌雄入紫宮。鳳皇止阿房。明月入關。無禮之敗。天初不爲胡少恕也。愚故謂華夷之界。在三綱五常。不在五岳四域。苟彝教無賢。則雖昔人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之說。吾猶以探本之未精。而况郭欽之疏。江統之論。區區限防于邊境之外者哉。張玄羽謂杜元凱。張茂先諸君子。不獎拔二子論列。劉元海父子見賞。

於王武子之儔。石世龍上東門一嘯。王夷甫追之莫及。以爲有默定者在。愚因推論之。若此云。

讀藩鎮載記

藩鎮之爲唐厲階也甚矣。然自景雲年薛訥首建幽并之節。明年卽以同紫薇三品擊契丹。敗灤河。除名旋。又卽以武術之捷復官矣。使朝廷賞罰二柄常操縱在手如此。何方鎮跋扈之足憂乎。強兵振威。斯亦天子之干城腹心也。藩鎮

之階厲於唐也。一胎於李林甫欲杜邊將入相之路。說帝以蕃將爲大使。而遂有祿山之亂也。然第憂胡逆耳。彼固不能化夏爲胡。再成於肅宗遣中使統察軍。盛軍心所聚。嚮者授之節。而遂爲軍士廢立節使之始也。自是河東殺節度使鄧景山矣。朔方突將王元振。因衆思子儀亦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矣。然子儀出鎮朔方。曰吾宰相當爲國救法。豈受一卒私耶。

誅元振及其黨四十餘人。而辛雲京亦因之。按
誅殺鄧景山者。諸鎮遂靖。則紀綱猶在也。諸擁
藩建節者。效職封疆。乃心王室。居然臂指使也。
其以盜賊凶人辱我節鉞。則起於僕固懷恩。貳
心養亂。唯恐賊平。已不得賴其寵。而奏留賊降
將李寶臣。薛嵩。田承嗣等分帥河東也。自是而
甲兵貢賦。命官實吏。輒以自擅。根據蟠結。旅拒
朝廷。尾大之形。遂成而不可掉矣。自是朝廷益
務姑息。方鎮益以餽蹇奉詔出師。則觀望不進。
解一縣一柵。以糜軍興。輔車唇齒。陰相黨樹。益
夏化爲胡。向者契丹吐蕃回紇黨項諸夷之憂。
轉而移之。鎮將矣。然而執將驍卒。殺使求節。隨
以得節。賞奸勸逆。器械相沿。夫其所爲。得卽其
所爲。失固有節。旄方挫刃。已在頸。舊帥之幽憤。
沉寃。往往不洩于赫赫王朝之兵刑。而洩于反
側之麾下也。徒令人歎天道之好還。而朝廷之

紀綱蕩然盡矣。中間事變無常。機會時有。而處置乖方。往往坐失。方諸道之奉詔討魏博也。成德李寶臣實僇方焉。田承嗣蓋岌岌矣。乃以百縑不嫌。誦擲道上。遂致寶臣解體玩寇。以宣慰行。而以激怒返。貪閹馬承倩之內足食乎。盧龍劉總怵崇侮。翫翻然自煎。請分所屬爲三道。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充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慕義。朝廷爵祿。此卽河東分道。田弘正仕兄弟子。任於朝之意。其爲計甚忠。而天子荒宴肉食之宰。無遠謀。唯割羸莫一道。以盧士攻領之餘。皆統於故相出鎮之張弘靖。以此爲崇重相體。而充融等假丐不恤。勒歸本軍。盈其憤怨。惜乎以百年難得之會。拱手授我。我不取。而反以釀幽州之再亂也。河北遂終唐世不復矣。然而唐之傾覆。不以藩鎮。彼定策國老。方恨門生之負心。雖天子亦廢立於家奴矣。

蓋唐三百年內難四興外寇三作。旣孽皆在蕭牆之內。而安史朱泚之亂。皆賴方鎮之兵以復國。宋李綱論之甚詳。卽太和甘露之變。將相駢首。僇市。而劉從諫欲清君側。仇士良輩爲之惕息。少賤。朝廷倚賴。差用自強。光化天復間。閹奴劉季述幽天子。雖盜賊全忠。猶然假豎刁伊戾之釁。以令諸侯也。藉令當時得李文饒柄國。因時撫會。折伏奸豪。不爲已甚。不藉外重。國何遽亾哉。愚故嘗謂天下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人焉。維其法於不弊。祿山反時。玄宗用房瑄計。分遣諸王爲都統。用繫天下心。祿山見分鎮詔書。拊膺大咤。曰。誰爲上畫此計者。吾不得天下矣。乃永王王璘。顧因之作亂。房瑄蓋因蕃將據鎮之弊。而逆收之於所親。而不能保親王中。遂無永王璘也。要之法立。而有害。權其害少。而功多。則爲之耳。宋旣鑒唐。又懲五季。盡收藩鎮之權。而

國勢大弱。淪於危亾。於是李綱文天祥前後建
議。皆欲以唐鎮之法用之。而前日之弊政。翻爲
後日之良規矣。天下事何可槩論哉。

唐鎮自安史破滅。授節三降將。而尾大形成。遂
以不掉。蓋魏博田承嗣定爲戎首云。乃承嗣之
敢於跋扈。則以牙兵八千傳之翼也。夫此八千
牙兵。固卽管內戶口耳。承嗣籍其丁壯爲兵。使
老弱耕稼。雖有養兵之費。而無冗食之弊。則十
萬鎊卒。可以橫行天下。而况號健八千。又其什
一之選。多而且精。當時忠於朝廷。如李抱真
馬燧者。或以澤潞兵衝荒亂。而三丁選一。綱其
租。徭。徭。射。農。隙。遂。維。視。山。東。爲。諸。道。最。或。以。河
東。單。弱。而。悉。召。牧。馬。廝。養。教。之。皆。成。精。騎。蓋。亂
世。尋。戈。山。河。戰。地。寇。盜。日。虞。人。思。捍。禦。而。上。因
教。之。故。轉。弱。爲。強。甚。易。宋。臣。楊。萬。里。所。稱。以。國
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以。其。近。夷。習。戰。迫。於。死。地。

而自爲守者。其說是也。蘇軾知定州。上言寶元
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萬。刺殺勇二十萬。
皆不得其用。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輯
番漢熟戶。弓箭手。封殖砥礪。藩維固。而元昊來
臣。今河朔西路。被邊諸軍百姓。自相團結。爲弓
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
貲武毅所衆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等。日出入
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
分番巡邏。舖遞相望。遇有警急。一鼓而集者。頃
刻千人。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之道也。虜
甚畏之。夫山陝遼陽邊地。狎虜其民。猛悍。閒弓
矢。能自爲守禦。古今不異。官府誠能倡率鼓舞。
因而用之。卽人皆勁卒。何憂無兵。至煩召募南
人爲南人。土風柔軟。不耐饑寒。又所當敵。脆生
未嘗見虜。雖簡師相遇。且有形變虜易。况應募
皆市傭。苟貪安家行糧之資。行賂占籍。僥倖見

戲以卵投石。餒羊肉於餓虎者哉。乃以若輩。至竭東南民力。間關轉餉。何異委而填諸壑耶。今觀李抱真。雖籍民爲兵。然使農月畢營耕。而以閒時習射。故能得成卒二萬。不廩於官。而路嗣恭鎮朔方。值靈武寇亂。凋弊之後。率士田河中。自耕百畝。將卒以差次受田。於是士競力耕。野無曠土。河中殷實。此其効也。善乎吾家六一之論曰。兵以財用爲強弱。自古善用兵者。必先營

田。其勢之艱而難田。莫若趙克國。金城極邊。以游兵而防鈔。寇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許昌四面強敵。日有戰爭。然皆寇馬不以迂緩而不田者。誠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力也。且魏氏旣得許下屯田之利。底定三方。專意事吳。而鄧艾復請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屯田兩淮。蓋營田之要如此。而李泌勸德宗募關中戍卒耕其荒田。以三年戍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

所墾田爲其永業。有願挈家來者。本質給長牒。續食而遣之。如是數番。漸成土著。然後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則又因屯田成府兵。而轉疲弊成富強。策無善於此者。奈何中格不果行也。嗟乎。唐之兵制。自府兵壞而變爲彊騎。彊騎又壞而方鎮形成。甲兵貢賦。旣以自擅。而奉詔出師。輒觀望不前。坐糜供億。於是竭民力以奉軍興。不足。至於橫歛恣行。民不堪命。羣盜並起。天下土崩。重以奸相賊閹。相次釀亂。爲強藩藉資。而天子至欲補救。後四軍將以親王。必不可得。迄於委身全忠。成其禪代。而後已也。兵制強弱之實。有天下者。蓋可忽乎哉。

郭子儀李晟。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而子儀處疑忌讒間之際。李晟當懷光蓄異之時。婉轉與從。一似恇怯膚靡者。乃其行王元振王獻忠王甫之誅。伸涇卒田郎之討。疏懷光之不可赦。又何

猛氣之咆勃也。王忠嗣以朔方節使兼領河東河西隴右控御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斥地數千里可不謂雄而持重安邊一意撫循。石堡城之役甘心貶黜不忍以數萬命易一官。固當於古人中求之。李抱真獨以澤潞數州橫絕四鎮中離阻其奸謀而身詣王武俊營流涕感激共破朱滔斯皆智勇之淵偉哉而忠誠天植允爲福祿人也。夫忠嗣篤慮爲期要以無過貶黜乃林甫奸謀遂欲動搖東宮向微哥舒方以才勇結上知得入其言者將險計行而萬乘之尊且不能保其子矣。小人之可畏如此韓弘不愧涓陽充本難弟更得李質腹心賢將宣武遂安夫亦鎮帥之表乎而淮蔡之役弘猶有倚賊自重之心焉坐稽天誅必待功成裴李夫然後知汾陽諸公之純忠不可及也。

僕固懷恩有大功於王室至於僂子以伸軍法。

嫁女可汗以結國援。雖汾陽王且服其功而讓以副帥矣。藉令克終臣節。豈不亦秦之由余。漢之日殫。勛照唐史。祚流子孫哉。何乃陰懷貳心。養亂翼賊。表留王降將。分帥河北。而方鎮之阨。遂以滋蔓。則夫建功一時者小。而基阨將來者大也。况叛君棄母。誘吐蕃回紇以入寇乎。死不償罪矣。方奉天圍急。帝馳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哭議。勤王也。而慨然遂行者。非李懷

光耶。當時衆論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城且不守。此其功誠不在渾瑊之下。而志扞衛。且欲見上言相肥及趙普。自去貞之姦。磨心直氣。神明可質也。乃以先露之。故令之再爲備。而逆閉其見上之塗。遂懷怏怏。至拉表。秦杞罪。此哥舒翰之所不忍施於陽國忠者。非人臣之節也。况帝旣已爲之罷黜犯等。且又眷眷其功。不當以此時成聖主日月之更。與李晟等僇力破賊乎。而

情忿不已。果於效逆。舍垂亾之泚。不擊。顧陰與之通。雖以麾下嘖嘖煩言。賓佐李景略流涕切諫。竟不悔悟。必至士心離散。太平旗易。倉皇窮迫。縊死河中。子興氏所爲。致戒於小丈夫之悻悻也。嗟嗟。懷恩旣負。賢母懷光亦愧。佳兒並棄功。勤勞編名。凶逆固宜。母氏欲取其心。以謝三軍。而養子石演茶之。以爲羞。而甘心免賊名。以死耳。獨惜夫李光弼賢將。與子儀同功。中澗之

戰。納刀韉中。自計身爲三公。義不辱賊。不令諸將獨死。何其壯也。甫至徐州。而田神功卽還河南。來填尚衡。殷仲卿卽相繼入朝。憚服諸將。何其威也。乃亦介懷。讒口擁兵不朝。以致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乎。夫以彼戰勝攻取之雄。挾強籓甲兵之銳。視此脫淵假叢之主。宜若贅旒。不足措意。詎知道逆節甫萌。而威靈頓失哉。是故魏博田弘正。田廷玠。成德王承元。鑒悖逆之凶。

抗忠順之性。超然出類。盡忠朝廷。弘正以五十餘年。不霑王化之六州。而一旦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且又仕其兄弟子侄於朝。而橫海烏重胤以所領之州牒還刺史職事。爲諸道先。以靖亂本。與承元不受衆戴。表請除吏。皆欲自革。繼襲請節之弊。而還朝廷以命使之權也。夫以聚兵耗百姓。非便。請罷河中軍。唯子儀篤忠。乃能不謂彼亦出此。向非上天下澤之

分。有默定其志於不渝者。何故捨繼亂之利。不居。而自墮其黨哉。善乎田廷玠之語。悅曰。兵興來。逆亂者誰適保其家。夫九服定主。華夷共尊。雖胡虜猶以下室爲心。雖盜賊不滅忠順之性。况夫分闡校鉞。賴朝廷之爵位土地。以立功名於天下者乎。而後知汾陽西平北平。咸寧諸將所爲善於居功者。正以蹇蹇匪躬。亮於生人之大義也。彼於奏請不從。輒喜曰。上不疑我。

矣。嗚呼。此其所以爲純臣歟。

藩鎮之設。初以備邊禦夷。亾何安史逆亂。諸道復置節使。以扼其衝。是又因藩鎮設藩鎮也。而強藩擅命。迄與唐相終始。夫明皇肅代以及德宗。險阻殷憂。前後備閱。非宴安懷醜者比。一時將帥如郭汾陽。李西平。馬比平。渾咸寧。並矯矯虎臣。忠貫天日。何以旣蕪募延。累世不靖。且夫開元之治。媲美貞觀。更閱天寶四紀。御曆而馬。鬼割愛反不及盧家之有莫愁。嚴辨避尊。易袍降輅。忠王孝謹。當璧允符。而通豫兩宮。屈體葉護。謳歌所歸。廣平王其華夷主也。疇不謂一日天飛萬物。快覩乃妙。善夙著於東朝。光耀弗究於南面。是遵何說哉。善乎崔羣之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范陽起兵。

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因是推肅

代德三朝。元載盧杞之任。久於張鎰李峴崔祐甫楊炎李泌。而張延賞之相。專於陸贄姜公輔蕭復。其可知也。且夫使元載盧杞張延賞爲相。使魚朝恩程元振李輔國竇文場霍仙鳴爲軍容。使中尉統軍。而欲強藩捍將。抑志歸命。斯已難矣。君子小人不容並立。縉紳與闈寺尤不容並立。彼林甫盧杞輩。工於謀身。不顧國恤。必探刺人主微旨。以固其位。是故表裏串合。繁徒相

連。魚朝恩程元振李輔國之徒。所爲得志於宮中也。主雖聰明。內外交壅。耳目盡塗。於是假祿山之將權。解子儀之兵柄。激懷光之叛。生光弼之疑。隳中外忠臣義士勸懲之意。至于播越草莽。覆車相屬。豈不悲哉。今觀李峴之事。肅宗也。口敕之諫。見忌輔國。其事代宗也。元振之排。取嫉闈黨。此真賢宰篤忠也。而前後皆不免于見黜。甚矣。肅代父子自剪其翼爲闈報讐也。代宗

始說元載猶曰誤中其逢。乃罪狀已著。何難立賜罷斥。而曲意含忍。且至爲避李泌於魏少游所。而甘遲其八年心膂之相。此何待強藩大鎮。有干紀之將。卽咫尺中書府。已隱然敵國。想其八年間。雖晝接從容。而主戰其臣。靴中殆無日敢忘着刀也。曷思天下大政。此焉自出。得失呼吸介不容髮。顧能堪八年之紊亂耶。彼善柔濡忍。固然無足怪。若夫德宗之聰明自用。何如者。

卽祐甫柄國。未及暮月。而種種善政。煥然一新。隨事效忠。機宜曲中。駕鶴密代。正已慚服。淄青將士投兵相顧。以明主出。而不敢復反也。調元之效。章章如是。何又不審於論相。以克終厥后。迺任盧杞奸邪。而俾賢者不安其位哉。蓋常情喜諛惡直。以此苦口。當彼甘言。其數不勝。不肖者又巧伺間隙。設形似以疑主心。則此愈疎而彼之親愈不可解。是故人主莫不求忠以自助。

及至賢佞當前。混淆難別。忠者不任。任者不忠。此古今之公患。而中於英主尤深。今觀德宗一則曰楊炎。以童子視朕。公輔欲指朕過爲名。蕭復輕朕。一則曰盧杞。忠清強介。人皆言杞奸邪。朕殊不覺也。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中情易慮如此。取捨何能不倒寘。吾尤不甘其奉天還軫。後於賢臣愈疑。宦官愈親。以公輔蕭復之賢。而信任乃不及竇文場。霍德鳴。以陸贄爲相。而信任乃不及爲學士。時至於末年。專聽一裴延齡。宰相徒取奉教充位也。至今關賂門。招債帥。天下名藩使節。皆神符所出。而姦閹鎮將。復相表裏。挾制朝廷。惘喝沮喪。姑息彌縫。威命凌遲。紀綱倫替。駝之產也。寧有豸乎。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本之不强。成其末大。甲兵修於疆場。而廟堂之精神可知矣。而况又疑晟燧之功。以中延賞之嫉。致李晟目泣盡腫。身請爲僧。猶不見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慧術智。存乎疾疾。子輿氏夫豈躩言。惟帝乃
困而弗革。猶賴勿害功臣。自牖納約。坦然而釋
猜嫌。安上全下。其功陰收之於泌相耳。憲宗聽
用杜黃裳。推誠委任。整潰裂之紀綱。而裁之以
法。首斥夏綏韓全義。僂楊惠琳。而西川劉闢。鎮
海李錡。蔡州吳元濟。平盧李師道。相繼伏誅。魏
博田興之歸。先時猶若符契。而機會中於敏速。
於是日。恩流涕。士衆懽呼鼓舞。成德兗豫。

之使相。頓失色。歎僞彊之無益也。武元衡崔羣
裴珣李絳。裴度諸相之功。誠不可誣哉。顧其
時。同朝豈無李吉甫。李逢吉之。愚闇中人。豈無
梁守謙。吐突承璀之。阻撓。而卓然不惑。乃且洞
峻刑之勸為奸。而借于頓以為諷。乃且出承璀
淮南。而以絳奏行法。戒其自戢也。故能泰茅彙
拔。夬莧陰消。戰勝朝廷。折衝樽俎。豈如肅代德
者。苗莠混植。長養奸邪。滋閹豎之孽。以成叛將

之驕乎哉。文宗卽位。裴度以舊勛。韋處厚以拔擢。兩賢並相。而節使之簡。始由執政。中外喁喁。咸謂太平可冀也。奈何柔闇之資。竟無堅決。繼處厚者。捨李德裕不用。用李宗閔。牛僧孺。不知彼才既不辦。心又不忠。卽其處盧龍楊志誠。李載義一事。國憲不章。王寵濫褻。大無政矣。劉從諫逆節已見。不因其入朝。留之京師。乃輒加相銜。縱之使去。養成後患。傷炎之於崔寧。肯若是

否。而况乎訓注佞人。快其利口。甘露之事。除疾更深。將相駢首就辱。凶閹反藉。劉從諫遙制。以自強也。惟一李石。寔效忠。平心調劑。而竟不免仇士良之擊逐。必至楊嗣復。李珣。寘社稷於意外。而後已焉。據此景象。朝中朋黨。信乎難於河北之賊。終無能破之日矣。時事寧復可爲。然而武宗繼之。側席德裕。夫卽曩所疑爲黨人者也。乃德裕慨然以經略自許。深惟時弊。首約諸

將詔令必出中書。監軍不得預軍政。而王師自是所向有功。又何也。今觀德裕處分諸鎮。如王良御馬。如庖丁解牛。策不弊而游刃有餘。假張仲武而幽州平矣。分遣王元逵何弘敬王茂元劉沔等各取一州。又善爲激發。諸將效命而澤潞平矣。盧鈞盧弘正之命。亟下於三州。甫降之時。而得州自予者無詞矣。郭誼賣稹受誅。而紀綱立矣。河北鎮使不必召見。視其可語者。訪以

方略。及諸將能否情偽。咸得其要領。歸必論以朝廷威命之重。飭其奮忠義。結主知。而邀敕使求官爵之奸塞矣。置備邊庫。而軍興不乏矣。有才如此。真所謂龍文神駿。不入隊行。蓋至于保大定功。隨試輒効。而後知河北賊果易去。而朝中朋黨更不必深疑者。奈之何。武往宣居。而博陸驟乘之。芒刺復見。于奉冊之灑浙。出鎮荆南。局面一變也。夫以帝之留意人才。樵夫父老之

口。偶然得一賢令。卽帖名寢社。親筆注州。而畢
誠之將。蔣紳之相。特決於一坐論間。古今愛惜
人才。蓋未有踰帝者。乃德裕真宰相才。而恣然
永棄何也。雖其法紀修飭。民物阜利。亦能克復
河隍。以成先志。然而獨見有限。自任終勞。孰與
先朝元老夙著忠勛。授任之逸哉。且帝前後所
命諸相。其才皆無德裕比者。而延英論事。汗必
沾衣。君臣之間。精神不洽如此。天下事何能無

遺畫耶。夫人主論相。要當辨品。不必疑專。品誠
君子。雖專向害。相若避專。豈能行志。孔明之扶
後漢。景略之治苻秦。何嘗不專。而二君不疑。然
不聞其有敗也。景略既卒。秦王下詔曰。新喪賢
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求
民隱。明年又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丞
相。違世鬚髮爲白。可以知自任。任人之勞逸矣。
誠欲享任人之逸。卽欲不專爲任。何可得焉。嗟

夫文宗之世。去憲宗未遠也。每讀書恥爲凡主。而親鑒穆敬之荒宴。其勵精不減於武宗也。內樞中尉典神策監軍之權。其在宣宗世者。未嘗不足異日之伏憂也。而德裕之身。固閱太和開成會昌以迄大中。猶在也。藉令三宗傳世久任。始焉乘時展布。終焉盡竟其才。則文宗不必拂膺於貞觀開元之事。而腸日九迴。飲醇求醉。宣宗乘國威再振之後。必且循枝及本。搜滌城社。

俾狐鼠潛消。鴻基永固。中興之規。足厝百年。繼有童民愚幼之嗣。而宮闈清溢。可蒙業而安矣。何至以田令孜劉季述之斷。貽之子孫耶。大抵唐三百年前。有房杜實稱名相。貞觀以開姚宋繼之。用盛開元。四公前後。寅亮一心。專而且久。故得大行其志。及李林甫進。則成天寶之亂。自是元載之於大曆。盧杞之於建中。張延賞之於貞元。其奸皆足以覆國。賴泌贊祐甫。參錯彌縫。

其間幸以不亾。懷光逆節不臣。而盧杞之斥。亦
賴其力。舍心論述。殆似兵諫。房瑄教玄宗命太
子及諸王統軍。與第五琦言利。非賢相不能。爲
進明讒口。所詆訕。而請將敗於所短。良可惋惜。
楊瑄如優曇花。纔得一現。真天之不欲平治天
下也。裴垍李絳。裴度韋處厚。唐脉延注。是皆其
功德裕挺。然奇傑足並房杜。兼姚宋。卽嶺海之
橫靈。猶能見夢。令狐綯還其朽骨。况其生存。翊

運於折衝銷患。威權本朝。何有哉。過此以往。事
勢日去。雖有鄭畋韋昭度杜讓能王搏蕭遘輩。
各竭其補苴之力。而大盜擁籬賊闔輪社。將傾
之厦。一木何支。又况張。崔胤斗筭受大。盧携
崔昭緯柳璨身爲國賊。意在傾人。梁棟者乎。愚
故備論唐鎮。而有感於真相之不可不慎也。
制天下自王畿而下國。而邊陲。要須輕重相維。
遠近相適。如身使臂。臂使指。然後乃能無患。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患必以其偏。晉宋盡弱州郡武備。而夷狄橫發。不能抗禦。患偏輕也。唐府兵之法。寓兵於農。役無久戍。將無專兵。兵無冗食。而緩急有備。且天下諸府八百餘所。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居重馭輕。於制勢最得矣。當時輿地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萬六千五百餘里。視漢過之。且無論宋。然惟地廣則邊幅闊遠。卽如鎮西北庭。直入虜腹脇中。以與之出入。

往來自不得不多設節鎮。控扼防其侵軼。節鎮設則大在邊。而盜賊竊弄之奸。所必不免。於是本以防夷設鎮。乃又因鎮設防。鎮益多。旣益募連衡旅。在建旌素鉞者。事爲戎虜。其不能享太平無事之福。而貽朝廷時食之憂。殆有甚焉。自李林甫建議。授節祿山。而祿山又請以蕃將代漢將。爲虎撤籬。傳翼擇肉。如是。而天下猶幸不爲左袵。則李郭諸帥之功。可不謂烈哉。然而鐵

勒逆會。兇盜相引。承嗣寶臣。旣端不絕。則林甫之悞國。直與唐相終始矣。中間扶顛持危。幸有賢相。然但不可坐失機會。如崔植杜元穎之忽。朱克融牛僧孺李宗閔之縱。劉從諫而已。若夫李絳之於魏博。裴度之於淮蔡。德裕之於盧龍。澤潞。雖或先事而揣。若符契。或終事而不掩。前規而要。必室隙蹈瑕。不敢輕兵嘗試。是故朱泚懷光死。陸贄且訓省躬。以杜淮西之謀。劉闢李

錡誅李絳。且鑿貞元。以止河北之畫。張絳楊弁。劉稹平。德裕且戒。禁兵。以養。屢勝之威。其所可亟為。山龍之補。博劍之猷者。惟是一切德意。如罷貢獻。罷官索。罷權酷。放鷹犬。出宮人。併冗官。理繫囚。歸別藏。于有司。省飛廐。龍馬。復視朝之舊規。勤待詔之召見。孝養親睦。勤書史。節游畋。則祐甫德裕輩之所以格其君。釐革弊蠹。覆露小民。以風天下。使遠近觀望。傳宣戢志。而惕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蓋治內以及外。培本以振末。朝廷既治。然後能坐而觀釁。俟彼開戶。起乘其脫兔之機。不然者。彼君臣逆順之義。久奪於煦嘔之私恩。而鄰黨方各爲子孫謀。以存輔車之勢。我乃輕疾易動。發難興戎。不戢自焚。敗寧可悔乎。蓋惟亂勢既已釀成。則太平必難驟致。是以聖主務廣德。不務廣地。務觀文。不務觀武。有天下者。不能守在四夷。姑法光武之閉玉關。謝西域可也。

